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丞相伯顏列傳第七十二

蒙兀兒史記卷第九十

武進屠 寄篋

伯顏蒙兀疏族。你出古惕巴阿鄰氏。

氏族名。見蒙文祕史舊傳。云蒙古八鄰部人。

其先失兒古

額禿額不堅。

淮安王碑。元律哥圖舊傳。述律哥圖食貨志帖柳元圖皆祕史失兒古額禿異譯。額不堅。老人之義。

帥二子阿里

黑覓

祕史功臣之第二十六舊傳。作阿刺刺里聲轉省黑音。

納牙阿

名亦見蒙文祕史。或省阿音。功臣之第三十二。

事成吉思汗。初失兒古

額禿本事泰亦赤兀惕塔兒忽台乞鄰

勒

禿黑爲其家臣。成吉思

汗破泰亦赤兀。塔兒忽台以與汗有宿仇。亡匿斡難河上森林中。

失兒古額禿與子阿里

黑

納牙阿執以來獻。其人體肥。不任鞍馬。

載之以車。其子弟聞難來追。將及。失兒古額禿懼。扶塔兒忽台仰

仆車上。跨其身。抽刀謂追者曰。汝將劫奪汝合乎。

合。小汗之稱。汝合。指塔兒忽台也。

吾

且殺汝合。吾今日殺汝合亦死。不殺汝合亦死。等死。毋寧先殺汝

合。刃及其喉。將割。塔兒忽台大聲語其子弟曰。彼且殺我。果見殺。

汝曹縱得我尸。焉濟。及今未飲刃。汝曹宜速去。我卽被送至帖木

眞所。未必卽死。我於帖木眞幼時。見其面目有異采。取歸自無主。

遺營。馴養若兒駒。彼若命我死。我述舊恩動之。度彼胸懷豁達。必

不死我。其子弟聞言。遽返轡走。失兒古額禿等復執而前行。至忽

禿忽勒納兀義謂納牙阿言。我等送塔兒忽台至帖木真所。以為功

也。設帖木真以我等手執正主蒙兀語正主曰圖思謂其人必無足恃。不可為

那闊兒侍從曰那闊兒不可為那闊兒。而敢手執正主者。於法當斬。不若於

此釋之。即往見帖木真。告以吾屬本執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來。

因不忍置正主死地。已中途釋去。今束身歸命。願宣力汗前。如是

則帖木真宜必容我。遂釋塔兒忽台。進謁成吉思汗。備述前事。成

吉思果以為知大體。獎納之。以上據秘史補又以從征諸部族及其它勲效

如送忽闌可敦事歲丙寅。大封功臣。授阿里黑札魯忽赤。納牙阿中軍萬戶。

竝世襲左千戶。後阿里黑從駕征花刺子模。別將平忽璫。舊傳作忽禪有

功。得食采其地。最後從蒙格汗征蜀。卒於軍。子曉古台。從親王旭

烈兀開西域。亦執國事。以沒伯顏。曉古台之子也。生長波斯。信也

里可溫教。即景教。洪侍郎譯作天主教語。出威尼斯人馬可保羅之游記也。至元初。奉旭烈兀使命。入朝奏

事乞迷亞可丁書謂奉阿八哈命按其說定誤阿八哈爲旭烈兀之子其嗣位在至元二年伯顏先一年卽入朝忽必烈汗見其貌偉聽其

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畱事朕遣介還報與謀國事所見恆

出廷臣右益賢之其妻別宿真札刺亦兒氏中書右丞相安童之

女弟而察必可敦女兄之女也通籍中宮汗嘗語之若曰爲伯顏

婦無慙爾氏矣參据淮安王碑舊傳刪節碑文云敕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抑若伯顏自西域入朝後始以汗命昏於札刺亦兒氏者其實伯顏入朝時年

已三十有九別宿真乃其元配昏娶已久矣明年八月原七月据本紀改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雖甚

疑難徐以一二語洩之省中歎服曰真宰相也又明年賜第一區

四年朝議省官時丞相五人安童史天澤外餘皆降職伯顏例降

右丞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皇子真金方以燕王判樞密是年秋

撫軍稱海汗命以伯顏從仍諭王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

俾從汝勿以常人遇之時北邊承平軍政多暇燕王每次舍輒與

從官圍坐講論伯顏陳述聖訓用資啟迪燕王敬禮有加据裕宗舊傳事在至

元七年秋而淮安王碑及伯顏舊傳均以爲十八年二月事誤甚按真金母昭慶順聖皇后之崩本紀載于十八年二月乙未裕宗傳事在正月月雖微差年則同也傳稱太子自獵所奔赴勺飲

不入口者終日設廬帳居之則是年正月二月燕王無撫軍稱海事斷然可知且真金于十年二月已立爲皇太子若撫軍稱海果在十八年則當稱皇太子而伯顏舊傳仍稱燕王可見事在燕王

時非皇太子時也。又本紀十八年冬十月癸未。書皇太子至自北邊。然其年二月。卻未書皇太子撫軍北邊。則十月癸未所書。亦不足盡信。又按成宗紀。元貞二年十一月。元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計日月先後差錯。則當時史官記載已不足信。如此。元代裕宗自有實錄。裕宗舊傳。想據實錄編纂。較爲可信。今從之。十年。

國兵下襄陽。參政阿里海牙以降將呂文煥入朝。請乘勝大舉伐宋。都元帥阿朮亦贊其計。汗以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先期老臣。召與議之。天澤言。此國之大事。若得重臣如丞相安童或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也。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明年遂與天澤同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爲行樞密院。會天澤疾作。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所屬竝聽節制。七月。伯顏陛辭。汗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卿能不殺。是吾曹彬也。伯顏謹受命。九月甲戌朔。會師襄陽。後十日。全軍水陸竝進。以萬戶武秀爲前鋒。趨郢。時洪水溢塗。陸師病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命一壯士負甲杖。騎而前導。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嶺。距郢二十里。宋新舊二郢。

夾漢爲城。大將張世傑萃沿江九郡精卒守之。我舟師出其閒。騎

兵不得護岸。議者以爲危。伯顏乃耀兵不攻。潛鑿郢北黃家灣壩。

碑稱平江堰

盪舟由藤湖入漢。諸將曰。郢搃我亢。不取。慮爲後患。伯顏曰。

兵有緩急。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

郢出千騎來追。伯顏以百騎不介而殿。會得阿朮等援。十月戊午。

與戰於泉子湖。

地名。據宋史舊傳。但稱大澤。

斬其副都統趙文義。宋騎死者五百。生

獲數十。并禽裨將范興。遣一俘持檄。傳文義首入沙洋。竝遣斷事

官楊仁風及呂文煥往。一再招諭。不應。乙丑。礮攻。拔其城。萬戶忙

兀台先入。執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明日。壓新城。

而軍。萬戶帖木兒。

句

史格列沙洋之馘於城前。射書招諭。總制黃

順踰城降。佩以金符。上爲招討使。令呼守陴軍。副都統任寧亦降。

獨都統制邊居誼誓死守。乃進攻。總管李庭先登。拔其郛。諸軍蟻

垠。城遂陷。守兵三千巷戰死。居誼舉室自焚。

遂斬王虎臣等

十一月丙戌。次

復州。安撫翟貴降。

軍去復叛

伯顏諭諸將毋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

阿里海牙來請渡江期不荅。明日又來又不荅。阿朮乃自至。伯顏曰：「此大事也。可汗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大軍次蔡店。時宋淮西制置使夏貴與都統高文明、劉儀以戰艦萬艘分扼漢口要害。都統王達精兵八千守陽邏堡。荆湖制置使朱禔、孫別將艦隊游奔江面。伯顏欲取沙蕪口。入江而沙蕪守亦嚴。乃圍漢陽。謦言由漢口渡。夏貴移兵來援。十二月丙午。伯顏遣奇兵密開鬬龍壩。引船達淪河。襲奪沙蕪口。後六日。蒙兀漢軍水陸數十萬咸會大江北岸。諸將見宋戰艦屬江中者餘三十里。謂可攻取。伯顏曰：「吾亦知之。毋貪小利。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以白鷁三千進薄陽邏堡。遣人一再招諭。守者曰：「吾屬受國厚恩。誓以死報。今日有戰而已。我宋天下如博孤注。勝負之數視此一擲耳。」伯顏督諸將攻之。堡恃夏貴援。三日不克。伯顏密與阿朮謀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乘虛襲渡。彼必不虞。已渡速遣人報我。」是日乙卯。

分遣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忽失海牙

句折的

迷失等步騎迭

攻陽邏。牽綴夏貴援師。阿朮卽以其閒溯流對青山磯夜泊。詰旦

渡江。敗宋都統程鵬飛水師。揚兵南岸。夏貴聞之。大驚。阿里海牙

揮張榮實等四翼水軍逼之。貴引帳下三百艦先遁。餘艦遂潰。追

至鄂東門而還。捷聞。伯顏督諸軍卽日拔陽邏。斬王達。及定海水

師都統張成。宋師死者無祿。

舊傳云數十萬人死傷殆盡無慮之詞

諸將以夏貴大將。不可

使逸。請追之。

舊傳云夏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云云。白虎山在黃州。此後日事。

伯顏曰。止。陽邏之捷。吾將遣

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終來耳。

其後臨安下貴果以廬州來歸

明日登武磯

山。見大江南北皆國兵旌旗。將佐咸賀。伯顏曰。可汗威靈。阿朮武

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己未。進薄鄂州。鄂恃漢陽爲犄角。觀望不

卽下。我軍焚其江上蒙衝。火光燭城。明日。知鄂州張晏然權知漢

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及程鵬飛皆以軍州降。又明日。伯顏

承制以宋民兵總制王該知鄂州。王儀來興國仍舊任。徹其戍兵。

分隸諸翼。下令禁侵暴。前此邊民戍卒失陷宋境者。悉縱遣北歸。

使萬戶也的哥總管忽都歹入奏渡江之捷。畱阿里海牙以兵四萬戍鄂漢。規取荊湖。伯顏將大軍水陸東下。阿朮居前。侍衛親軍都指揮禿滿帶殿後。十二年正月癸酉朔。師次黃州。明日。宋沿江制置副使陳奕降。伯顏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奕子巖時知漣州。使奕作書招之。書至。巖降。且命奕與呂文煥作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仍遣阿朮以舟師造其城下。癸未。伯顏至蘄。景模出降。承制授以淮西安撫使。畱萬戶帶塔兒戍之。時宋兵部尙書提舉興國宮呂師夔在江州。已得其從父呂文煥書。與安撫使知江州錢真孫遣使迎降。阿朮以舟師先往撫納。丙戌。伯顏至。以師夔知江州事。知南康軍葉闡。殿前都指揮知安慶府范文虎。知六安軍曹明。皆承檄送款。阿朮帥舟師先造安慶。受文虎降。伯顏遣千戶甯玉造浮梁湖口。以濟陸師。二月壬寅朔。伯顏至安慶。承制以文虎遙領兩淝大都督。爲軍前嚮導。命其從子友信代知安慶事。萬戶喬珪以兵戍之。丙午。前鋒次池州。知州王起宗遁。明日。都統張林

出降。戊申。通判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禮葬之。時宋相

賈似道自出督師。駐蕪湖。遣其計議官宋京來。遣書伯顏。賸以丹

荔黃柑。請還已降州郡。願納歲幣。如開慶約。即已未鄂州之約。歲納銀幣各二十萬兩匹。伯顏

遣千戶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聰。經世大典作袁克己。蓋其介不止一人。往報之。止京以待。且

使謂似道曰。師未渡江。可如來請。今沿江州郡皆內附。必欲和者。

當來面議也。似道不荅。囊加歹還。乃釋宋京。似道知池州已下。和

議不成。亟遣步軍都指揮孫虎臣將精卒七萬屯丁家洲。大江兩

岸。擣舟岸下。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心。似道將後軍軍

魯港。伯顏下令軍中。結大筏。載荻其上。聲言欲火宋舟。宋軍晝夜

自防。不暇取攻勢。庚申。國兵發池州。戈船蔽江下。辛酉。前鋒遇敵。

丁家洲。翌日。伯顏督左右翼萬戶步騎夾岸進。礮擊虎臣軍。礮動。

夏貴不戰而遁。我軍大呼曰。宋師敗矣。諸戰艦在後者。阿朮促騎

召之。挺身登舟。振柁衝敵艦隊。舳艫相盪。乍分乍合。顧見鎮撫何

瑋總管李庭至。以小旗麾之。並舟深入。岸上步騎乘勢夾攻。沈舟

無數。宋師水陸大潰，追殺百五十里。江水為赤，獲其軍資器械，山

積舊傳謂獲其符印而宋史謂堂吏翕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則舊傳之說不足信似道走揚州。虎臣走泰州。十二年九月元兵入

秦州虎臣自殺貴走廬州。我軍乘勝次蕪湖。知太平州孟之潛知無為軍，劉

權知鎮巢軍，曹旺相繼迎降。次采石，知和州王善降。王善據本紀及續通鑑舊傳及董文

炳傳誤作王喜全軍進向建康。庚午，駐營龍灣，大賚將士。時宋江淮招討使

汪立信已仰藥死。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宮留守趙潛棄城遁。都統

權兵馬司事徐王榮及翁福茅世雄等納款。三月壬申朔，鎮江馬

軍總管石祖忠亦迎降。於是寧國知府趙與可遁饒州知州趙震死江陰軍僉判李世修

降諸守土官或死或遁或降。江東州郡皆下。而淮西之滁州亦降。

癸酉，伯顏命唆都入守建康，就置行中書省。遣阿塔海董文炳即

京口立行樞密院。阿朮別奉詔經略淮東。時朝廷遣兵部尚書廉

希賢等使宋，道出建康，傳旨命諸將各守營壘，毋妄侵掠。希賢等

因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啟敵疑。」固請乃以

五百人送之。行至獨松關，果為守關者所害。宋度支尚書吳浚名見本紀

舊傳作都統洪模蓋當時移書者非止一人

移書徐王榮等述其丞相陳宜中語謂殺使之事

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臬當按誅之請輸歲幣罷兵

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覘我虛實耳遣行省議事官張羽行院令

史王章同來使馬馭持王榮等荅書赴臨安觀其事體行至平江

驛亭復被殺伯顏進兵之計益洩時汗以宗王海都稱兵金山其

勢寢寢南牧欲緩圖宋專事北邊

語出乞迷亞可丁書甚合當年情勢舊傳謂四月乙巳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

此蓋當時託詞不欲以國情漏敵也果如舊傳世祖所語將在軍不從中制何以五月復命愛薛傳旨召伯顏赴關耶

五月遣奉御愛薛至軍

元史有專傳伯顏舊傳作愛先

召伯顏赴關以阿剌罕為參政畱治省事伯顏至京口

會諸將計事而後北行朝汗上都奏言宋人保據江海若虎負隅

今已扼其吭稍縱即逸

碑傳作為未入朝時遣使上奏之詞今改為面奏

臣謂北邊之事尚可徐

圖汗從其言七月進拜中書右丞相八月受命還行省奉璽書諭

宋主伯顏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處軍壘九月戊寅與淮東都元

帥博羅歡

舊傳作李魯歡

及其副阿里伯

伯亦

會攻淮安不克夷其城南一壘

解圍去略高郵寶應而南十月庚戌與阿朮圍揚州又不下召諸

將指授方略。阿剌罕自建康來會。伯顏令還省起軍。畱博羅歡阿里伯守灣頭新堡。自帥眾渡江。至京口。承制罷行院。壬戌日引阿塔海

董文炳同行省事。十一月乙亥。分軍三道。阿剌罕與奧魯赤為右

軍。以步騎出建康道。相威與董文炳范文虎為左軍。以舟師出海

道。伯顏與阿塔海將中軍。以呂文煥為前鋒。出常州道。期會臨安。

壬午。中軍次常州。先是國兵攻常州。州守王宗洙遁。宋史稱知州趙與鑑遁與元史特異

安撫戴之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宋史稱州人錢貴以城降事在三月丙戌阿速軍入戍城中。

多釀戶。盛畜良醞。戍軍嗜飲。不恤軍政。宋環衛官劉師勇陰結兵

民。乘其醉臥襲而殲之。事在五月丁丑。阿速軍被殲事出馬可保羅書推姚訔知州事。師勇與都

統王安節助之守。別遣張彥守呂城右丞阿塔海帥萬戶懷都攻之急。時文

天祥知平江府。遣部將尹玉麻士龍及朱華將兵三千來援。士龍

戰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華敗於橫林店。見懷都傳續通鑑則謂華軍五牧事在十月癸亥。時伯顏未至常州。而舊傳編於伯顏攻常州後。事實倒誤。

及是伯顏遣人至城下招諭。又射書入城。謂勿以已降復叛為疑。

勿以拒敵我帥為懼。皆不應。伯顏怒。次日親臨城南。命降人王良

臣役負郭居民。運土爲壘。土至。并人築之。壘高與城齊。樹礮其上。

晝夜強攻。先焚城外牌杈。

蓋鹿角拒馬之類。見宋史。

甲申。伯顏造雲梯繩橋。叱帳前

軍先登。立赤幟城上。

木合黎之幟。白地黑月。阿尤之幟。雙赤月。忽必烈汗之御幟。有日月。不知伯顏之赤幟何章也。

諸軍見而

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姚訾死之。王安節及通判陳炤帥餘眾

巷戰。日中。兵大至。炤力竭死。伯顏命屠城。執安節。斬之。軍前。劉師

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

據宋史舊傳言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

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遂以行省都事馬恕知常州事。時蒙兀軍

都元帥闍里帖木兒萬戶懷都已先下。無錫萬戶忙兀台晏徹兒

別將巡太湖。伯顏遣監戰亦乞里歹招討使咬都宣撫使游顯會

闍里帖木兒前鋒向平江。別遣降人游介實奉璽書副本使臨安。

書言宋君臣若相帥來討者。則趙氏族屬可保宗廟可存。

仍以行省書曉宋執政大臣。十二月辛丑。行營

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并執政大臣與

伯顏書來謁。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之

中。自古禮不伐喪。倘蒙矜恕。班師。敢不歲脩幣聘。今日事至此者。

皆由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已貶死矣。伯顏曰。主上卽位之初。奉

國書脩好。汝國執我行人十有六年。以是興師問辜。縱謂往者之

事。皆似道所爲。今年無故殺害廉奉使等。又誰之過歟。希賢及嚴忠範之死。事在至元

十二年三月。其時賈似道正兵敗奔揚州。必未預知舊傳稱去歲誤甚。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

降乎。汝太祖欺周室孤兒。以得天下。今自幼主失之。正見天道。夫

復何言。岳頓首泣不已。乃遣招討使抄兒出。以岳來使事。及宋主

介前嚴奉使姪煥所遞請和書入奏。而遣囊加歹送岳還臨安。先

是知平江府潛說友遁。事在三月。宋史以爲降。後二月且籍其家。唯舊傳稱遁。通判胡玉以城降。已而

復爲宋有。是年八月乙巳。續通鑑稱吳繼明復平江。及聞伯顏已下常州。其都統王邦傑通判

王矩之遣使迎降。伯顏使呂文煥先往撫納之。平江之降。舊傳事在甲辰。蓋呂文煥撫納之日也。

丁未。伯顏入平江。日從宋史。庚戌。囊加歹復同桺岳及宋尙書夏士林侍

郎呂師孟。右史陸秀夫。舊傳稱其官宗正少卿。此從本紀。以宋主書來。請尊忽必烈汗

爲伯父。世脩子姪之禮。且約歲納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比開慶約各增五萬兩匹。不許丙寅。伯顏發平江。命游顯懷都忽都不花以兵畱戍甯王別

將守吳江長橋。是日歲除。師行不輟。十三年正月己巳月之次嘉興。

宋安撫使劉漢傑以城降。癸酉。宋軍器監劉庭瑞齎宋主稱姪表。

文稿本至軍前。稟議且致陳宜中等書於伯顏。伯顏荅書卻表。後

二日。宋復遣監察御史劉岳齎宋主稱藩表文稿本至。宜中等仍

致書伯顏。爲宗社生靈請命。且期會長安議和款。又二日。都統洪

模齎宜中及吳堅等書至。請俟宗長福王至。同詣軍前。戊寅。伯顏

發嘉興。使萬戶忽都虎千戶王禿林察以兵畱戍。劉漢傑仍爲其

府安撫。後三日。軍次崇德。嘉興屬縣名舊傳誤作崇安宋遣劉庭瑞洪模來返。壬午。

次長安。左軍來會。宜中等違約不至。明日。次臨平。鎮名又明日。進次

皋亭山。右軍亦來會。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其宗室保康軍

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

訖。遣囊加歹以餘慶等還。召其宰執來議。乙酉。進軍湖州市。今省稱湖市

距臨安十有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輕騎視察北關。無

何。囊加歹洪模以總管殷俊來報。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

航海南去。益衛二王出嘉會門。下淞江。

舊傳云宜中等以益王廣王下淞江航海而南合二事并書

惟太

皇太后皇太后及幼主在宮中。伯顏亟命左右軍扼守淞江。發勁

兵五千追二王。不及而還。丙戌。下令禁止軍士入城。遣呂文煥持

黃榜諭臨安內外軍民。仍宋衣冠鈔幣無改。先是三衙衛士白晝

殺人。閭里暴徒乘亂標掠。令下乃止。遣程鵬飛洪模及洪君祥

雙字

叔舊傳作雙壽誤
据洪福源傳改

入宋大內。慰諭三宮。即畱擁護。實監之也。謝后遣其

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內官鄧惟善謁伯顏於

因明寺。伯顏慰遣堅等。察天祥舉動不常。疑其有異志。命忙兀台

唆都館伴羈縻之。天祥數請歸。伯顏笑而不荅。天祥怒曰。我此來

爲兩國大事。彼皆遣歸。胡獨畱我。伯顏曰。勿怒。公爲宋大臣。責任

匪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時宋主降表不稱臣。仍書帝號。伯

顏使郎中孟祺等往。會宋三省大臣議削之。而遣囊加互先以宋

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建大將旗鼓。帥左右翼萬戶巡閱臨安城。

觀潮淞江。莫還湖市。宋宗室大臣皆來問起居。明日。萬戶張弘範